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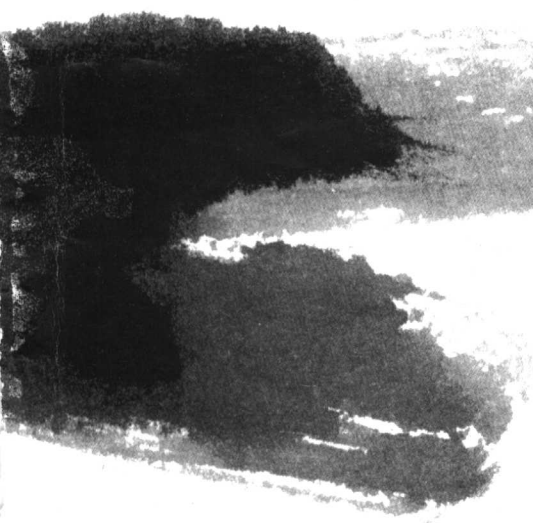
遥远的北方

程树榛 著

作家出版社

程树榛 著

遥远的北方



B12466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北方/程树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063-2466-0

I. 遥…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344 号

遥远的北方

作者: 程树榛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400 千

印张: 15.25

插页: 4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66-0/I·2450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程树榛，1934年7月生于江苏省邳州市，1953年考入天津大学机械系。从小爱好文学，在大学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学时代》（因故1980年方得出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企管办负责人。其间坚持业余创作，“文革”前出版了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后被长影搬上银幕在全国公映；还有的作品被改编成话剧和歌剧上演。1983年弃工就文，为黑龙江省专业作家，曾被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第六届名誉委员；1987年10月出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年初，奉调来北京，任《人民文学》主编至今。辛勤笔耕数十年，创作各种体裁、题材文学作品400余万字，结集18部。其中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集4部，还有儿童文学集、报告文学集，电影文学剧本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性文学奖，有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介绍到国外。

在铁塔、烟囱和厂房的后面，有款款的红光在闪烁，时明时暗，非常壮观——这给新她立即断定，这是钢水出炉时喷射的钢光和迸发的火花所构成的奇景。这是萧奇心目中最美的景象。就是迷上了这个景象，她才搬进了大亚的冶金厂，也是为了追求它，她才告别来到这远离故土和亲人的塞外边城。

横在她面前的，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厂房，它像：“大屏风”似地矗立在工厂的最前端，厂房上下，是浑然一体的玻璃钢窗，远看，隐约可见钢铁厂房的影、鳞、的巨型机器，听见隆隆、轰鸣的马达声，

15 × 15 = 225

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手迹

主要人物表

- 周向明 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生，北方机器厂冶金处技术员
- 萧 奇 天津大学冶金系毕业生，北方机器厂铸钢车间技术员
- 秦 力 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生，北方机器厂冶金处技术员，周向明的同学
- 才碧岫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北方机器厂设计处技术员
- 赵 风 北方机器厂厂长
- 李 研 赵风的妻子，北方机器厂技术情报室主任
- 赵小妍 赵风的女儿，中学生
- 林子秋 疆城市委书记兼北方机器厂党委书记
- 宫 玄 美国留学生，北方机器厂总工程师
- 郑向鸿 北方机器厂党委副书记
- 才 俊 留苏归来的老党员，北方机器厂设计处总设计师，才碧岫的养父
- 牛 奋 北方机器厂冶金处党支部书记
- 冯 骥 北方机器厂冶金处处长
- 李纬一 德国留学生，北方机器厂冶金处总冶金师
- 易红根 北方机器厂冶金处冶金科政治指导员
- 林 德 北方机器厂干部处处长
- 林 杰 北方机器厂铸钢车间技术副主任，林德的弟弟
- 李 收 北方机器厂铸钢车间党总支书记
- 杜 洪 北方机器厂铸钢车间主任，老铸工出身
- 鄂古丽 北方机器厂化验室化验员，秦力的情人
- 安得力 北方机器厂保卫处保卫科长
- 许 健 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运动工作团团长
- 海 波 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赵风的老战友
- 万 敏 北京协和医院大夫，海波的妻子
- 海 浪 海波的女儿，赵小妍的同学

目 录

第一章	一见如故	1
第二章	夙愿得偿	23
第三章	同仇敌忾	46
第四章	志在报国	65
第五章	才女多情	92
第六章	初战失利	116
第七章	忧心忡忡	135
第八章	举步维艰	156
第九章	肝胆相照	177
第十章	情陷漩涡	206
第十一章	各怀心事	228
第十二章	情寄山水	257
第十三章	鸳梦难圆	282
第十四章	风云突变	309
第十五章	决战前夕	334
第十六章	惊心动魄	355
第十七章	愧悔无及	377
第十八章	奇峰突起	399
第十九章	世道人心	427
第二十章	来日方长	465

第一章 一见如故

1

紧赶慢赶，累得气喘吁吁，萧奇还是迟到了。

今天，北方机器厂专门召开一个欢迎新职工进厂的“迎新”大会，萧奇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本想和其他新职工一样，提前或准时赴会的，只是因为临时换一件上衣耽误了。这是一件毛蓝布罩衫，早在大学时代就被她穿旧了，今天的天气有点儿冷，她临出门时又把它套上了。但是，由于这件罩衫的领口样式的与众不同，过去，曾经招致不少令她不愉快的目光和不很友善的议论。在学校时，她对此满不在乎，一贯我行我素，任凭说去，其奈我何！可现在情况变了，这里是几万名工人集中的地方，而且还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老技术人员，人际关系复杂多了，任何不合时宜的穿着，都将会引起远比学校同学要强烈得多的非议。她犯不上为这些小事而影响今后在此处生活的处境和心境。所以，穿上以后，对镜一瞥，立即感到不妥，于是，又连忙脱下来，临时进行一番改造。因此，便晚来了一步。

“迎新”大会的会场设在新落成的工人文化宫。这座崭新的建筑在萧奇刚刚来厂的第一天就见识过了。那位到火车站专门迎接新职工的“厂办”工作人员，在让他们正式报到之前，炫耀似的领着他们浏览了一下文化宫的全貌。它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造型别致，风格迥

异，打破了现在许多地方流行的那种千篇一律的豆腐块形、方方正正的苏联模式，选取一种微微凹进去的半月形结构；屋脊则又采用古罗马教堂的圆锥体，顶端涂上橙红色的涂料；室内是抛物线式的穹顶，上面悬挂着几排巨大的枝形吊灯；衬上大厅里几根大理石圆柱，显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样高雅而独具风格的建筑，即使是萧奇这样生于苏州、长于上海、毕业于天津、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也不曾多见。那位“厂办”人员甚至自豪地向他们说：这个文化宫是根据咱们厂长赵风的构思进行设计的。全部设计图纸，都经过赵厂长过目；之后，又在沙盘上做出一套千分之一的模型，经过厂长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五易其稿，方才定型。设计完成之后，又请来全省最有名的一家建筑公司进行建造，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半年的装修，最后由厂长亲自检查，亲自验收，才交付使用。那人还说：对于建造这个文化宫，我们职工心里都特别赞成，也特别高兴。自建成之日，大伙儿都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来到文化宫门前观赏，有人还在这里照结婚相、照全家福，然后再寄给远方的亲友“显摆”哩！但是，也有人和群众的想法反着，他们反对兴建这样的文化宫，还有向上边告状的，说什么厂长的这个决定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论排场，讲阔气；说什么在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劳民伤财，大建楼堂馆所，应该严肃处理！好家伙，大帽子全扣到厂长头上来了。可是咱们的厂长才不吃这一套哩！他说：在这遥远的边疆，广大建设者，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来到这遥远的北方，住在低矮的窝棚里，忍饥受寒，没有起码的文化生活，艰苦奋斗好几年，建设了大工厂，制造了尖端产品，给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难道不应该有个好一点的文化娱乐场所？省、市的领导还算讲理，将那些告状信压下来了，没理会；咱们那位党委书记呢，也不赖，他虽然兼任市委书记，但心里也还装着咱职工，跟厂长的意见一致，所以这件事就没掀起什么大浪……听话听音，他也是向着厂长的。萧奇当时就想：看来，这个赵风倒是个人物，有机会要好好见识见识。

她急匆匆地进入了文化宫，显然她是最后入场的一个。走进大厅一看，哟！满满登登，座无虚席。在众目睽睽之下，萧奇穿过了那些

早已正襟危坐在那里的新老同事的座位旁，来到会场的中央，任她左顾右盼，也没有找到一个空位置。最后，将目光投放全场，她才发现在会场最前排的正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走到那里就坐。她凭第六感觉知道，这时台上台下的无数目光，正向她一齐投射过来；其中有一双目光似乎特别尖锐。真倒霉！本来想不引人注目，谁知偏偏又引人注目了。她有些局促不安。

“现在开会！”一声洪亮的声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主席台上边去了，萧奇心头的压力顿时随之而去。她举目向台上看了看，只见那位讲话的人约有三十五六岁年纪，两道浓浓的剑眉下，是一双灼灼逼人的眼睛；棱角分明的嘴唇，显示出一种男性所独具的阳刚之美。他身穿一套崭新的铁灰色毛料人民装，裤线笔直；相对于台上其他人穿的或是皱皱巴巴的灰制服，或是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萧奇的心里不禁为之一动：这个人的装束为什么这样的与众不同？他是什么人呢？她的意念刚刚流到这里，恰好从她的身后传来两个与会者的窃窃私语，一个问：

“这个讲话的人是谁？”

另一个人答曰：

“是厂长，名叫赵风！”

萧奇的问题间接得到了回答。于是，她又将眼波紧紧地投在厂长身上。此时，赵风那金属般铿锵的嗓音，正响亮地传进她的耳鼓：

“……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集会，欢迎新同志进入我们北方机器厂职工的行列。这是一件大喜事！大家知道，今年分配来我们厂的大专毕业生，将近二百人，是建厂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么多年轻的生力军来充实我们工厂的技术队伍，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厂长说这话时神采飞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谨代表厂党委、厂部、党委书记——也就是我们疆城市的市委书记林子秋同志，他特别嘱咐我，要代表他本人，”厂长向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中年人点点头，萧奇想，那位一定是党委书记了。只见他生着一副宽厚的面孔，衣着虽然朴素无华，仪态虽然自在随和，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威严、庄重和洒脱，他对赵风回眸一笑，作为一种回应。于是，赵风继续他的讲话：

“向全体新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战斗的集体、温暖的大家庭。”随之，他又简短地介绍了北方机器厂的情况。从赵风的介绍中萧奇知道：在很久前，此处原来是北大荒草原中一片极为荒凉的草甸子，沼泽遍地，野草丛生，豺狼和狍子打架，野兔和狐狸共栖；听不见人的笑语，看不到人的踪迹，是众多流放者的归宿。后来，达斡尔族的乡亲来到这里，就在那江水拐弯的半月形小岛上，开荒种田，结网捕鱼，同时筑坝盖屋，生儿育女，建立了小小的居民点，积年累月，人丁多了起来，形成了村落。于是，他们便给村子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叫龙富屯，意思为：黑龙给他们带来了富裕。但是，在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个地方，只有此地的达斡尔族老乡才知道它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经过勘探员的勘察，认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它的地基厚实，能够托承起任何机器的重压，特别是它的地理条件优越，背靠苏联老大哥，既安全，又利于接受援助。因此，国家便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座大型机器厂。经过数万建设者的艰苦奋斗，一座现代化的北方机器厂在龙富屯建成了，并且开始为国家生产许多急需的机器产品……所以，赵风才说：“……咱们工厂才刚刚建成不久，厂子大，任务重，困难多，但也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同志们，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就大显身手吧！”厂长用诗一样的语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萧奇原以为厂长的这个讲话一定是长篇大论：按现时领导人的通常习惯，总是先国内后国际，既要联系国际共运，又少不了世界革命；既要讲反帝反修的大好形势，还要说说台湾国民党残余的动向；当然，最后还得加一番加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育……没有两个小时是下不来的。谁知这位大厂长只简单地讲了不到半小时，说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就结束了。更令她奇怪的是，在座的党、工、团以及其他各方面负责人，也没有发表千篇一律纯属于公式化的、事先早已准备好的欢迎词，而是让厂长一个人全代表了。她不由暗暗称奇：这个边疆小城，毕竟还未染上某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通都大邑、省会、京城开会时所犯的那些坏毛病——总是爱铺排、搞形式、摆弄那些繁文缛节；如果它能够永葆这种淳厚朴实之风就好了。

厂长讲完话之后，用手向旁边一招，只见一个个头高高的年轻人走到主席台正中。大会主席介绍说：

“现在请新职工代表周向明同志讲话！周向明是清华大学冶金系的毕业生，他分配来我们北方机器厂，是他的第一志愿。”

赵风的目光紧紧地盯了周向明一会儿，不禁高兴地说了一句：

“第一志愿，好！”

怎么这么高的个儿？足有一米八！标准的男子汉身材。那相貌长得也够帅的：一双浓浓的卧蚕眉，黑亮的大眼睛灼灼有神；宽大的前额，浓密的黑发；厚厚的胸肌，把那件半新的布夹克衫，撑得鼓膨膨的。周向明垂手站在台前，腰杆儿挺得笔直；他多少有点儿拘谨、腼腆，但浑身上下却透出一种力度和韧劲。萧奇有些奇怪：此人怎么这般面熟？似在哪儿见过？但她迅速搜寻了全部记忆，一点儿也未找到他的踪影，然而确确实实又在她记忆屏幕的某个角落时隐时现。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亲爱的同志们，”没等萧奇继续猜度下去，周向明便开始讲话了，标准的男中音，似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凝重、深沉、浑厚，是那样悦耳、动听、带有磁性；萧奇敢保证，任何女孩子听到这种声音，都会觉得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呃！萧奇又突然奇怪起来：这声音怎么也这样熟悉，似在哪儿听到过？远远的、远远的如空谷回音。真是活见鬼了，自己的神经哪根弦出了毛病了？……正当她凝思默想的当儿，周向明那带有磁性的嗓音，又在宽阔的大厅里回响起来：“……北方机器厂早就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地方，是我们憧憬已久的安身立命之地。在这里，我们将展开青春的羽翼，向世界科学技术的顶峰飞翔！决不会辜负国家的厚望、民族的希望和北方机器厂广大职工对我们的期望！”

周向明的大手用力地挥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屹立在主席台正中，神采飞扬，双目炯炯生辉，其气势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概。全场的人都被小伙子那非凡的气度和勃勃英姿吸引住了；厂长赵风以手加额，笑意盈盈，明显地表现出赞赏的神色；党委书记的脸上也呈现出满意的笑容。特别是那些女性公民们，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这位来自首都的

名牌大学毕业生的面孔。在离萧奇不远的地方，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其紧张专注的神情更为明显。萧奇认识这位姑娘，她名叫才碧岫，是分配和她同一宿舍居住的大学毕业生，来自冰城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两个人同时到干部处报到的，又一同搬进宿舍，真是一见如故；昨天晚上聊天聊到半夜两点多钟，几乎情同知己了。

萧奇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样充满魅力的男子的声音震撼了，她那少女的心弦似在颤颤而动。这位在大学时代因自己的高傲和矜持、使任何男大学生都对其望而却步的南国姑娘，今天第一次心神不定了。她的两只手，不自主地在胸前紧握着，握得汗涔涔的，连呼吸都显得有点儿急促。其实，萧奇从来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浅薄女性。在大学校园里，本不乏“貌若潘安”的奶油小生和多情的翩翩少年将一支支“丘比特”射向她，但是，萧奇却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把自己的闺门关得严严的；在很多男同胞的眼中，这是一只神秘的鸟儿，将来不知道要飞到什么样的高枝上去筑巢垒窝呢！可是，连萧奇也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今天，面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她却有着似曾相识、心心相印的亲切感。这是为什么呢？

.....

萧奇竟不知道会议是怎么结束的。

她是浸沉在一种激动的眩晕中，被拥挤的人们推出会场的。

出了文化宫那椭圆形的大门，萧奇刚好和同室的女伴才碧岫碰上了。这位美丽的哈工大毕业生竟然用异样的目光端详她好一会儿，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向她问道：

“你今儿怎么了？”

“我怎么了？”

“那你的脸为什么这样红？眼睛怎么这样亮？”才碧岫有深意地紧紧盯着萧奇的面孔。

萧奇被她盯得很不好意思，连忙用手遮住发烫的面颊嗔笑道：

“你胡扯些什么呀？”而她在心里却暗暗埋怨自己：你真没出息，竟这么容易失态！

2

北方机器厂的职工食堂，分布在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各个车间都有自己的小食堂，供各车间的工人使用。这是根据赵风厂长的意见而建立的。当大跃进年代，全国人民都进大食堂同吃大锅饭那会儿，全厂也只办一个大食堂，成千上万的人拥在一个大饭厅吃饭，热闹倒是挺热闹的，可是却苦了广大职工：这么多人的饭能够做好、人们能够吃好吗？可这是三面红旗指引下的新生事物，谁敢反对？后来，赵风觉得这样吃下去实在是害多利少，趁着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上面管得较松的当儿，就把大食堂化成小食堂，给大家一点点方便。而各处室和厂部技术人员的食堂，则仍集中在一处。由于用餐的人较多，这个食堂的面积也比较大。因为受着“先生产、后生活”指导方针的制约，厂部的这个大食堂设置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是由建厂时建筑工人临时俱乐部改造而成，从外观到内部设施都很简陋。刚刚到厂的新职工暂时被安排到机关大食堂用餐。萧奇在此已经吃过两顿饭了，虽然都是苞米面窝头大楂子粥，乍一吃，似乎感觉还很新鲜，可以接受。可是今晚当她来吃晚饭走进食堂时，开饭已接近尾声了，卖饭的大小窗口只剩下一点残汤剩菜。萧奇想，饭菜单调，恐怕还是大跃进硕果仅存的收获之一，在这方面，工厂并不比大学好多少，足见全国一盘棋的威力。她花了一角钱买碗土豆白菜汤，五分钱买了个小窝头，勉强吃了下去。

饭后，她没有立即回到宿舍去，而又沿袭着大学时代的老习惯，独自散起步来。

由于来厂后一直忙于安置生活上的种种琐事，萧奇还没来得及一睹工厂全貌。正好，现在闲着无事，那就趁机会好好看看自己的这个“安身立命之地”吧！于是，便沿着食堂前的一条林荫小道，向工厂的大门漫步走去。

北方的秋天来得早而且时间短促。刚踩九月沿，便是黄叶飘零、

黄花憔悴了。新辟不久的一条黄土小道上，洒着一些细细的煤渣，加上落在表面的一层枯叶，双脚踏在上边，软茸茸的像地毯一样舒服。

路上行人很少，萧奇微微有一种萧索感；可是，一当她来到工厂的大门前，心情立即产生天高地阔般的变化。

这时，萧奇才真正看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工厂的雄姿。一座座红色的厂房，高高低低如山峦般起伏；蜿蜒曲折的管道，游龙般地盘旋在各大厂房之间；高大的烟囱，直插云霄。萧奇用力地把脖子仰到后边，才算看到烟囱的顶端。现在，烟囱正冒着缕缕浓烟（这可不是好现象，是煤气燃烧不完全的结果，说明工厂热效率运用得不够充分），浓烟袅袅地升到空中，与天边的云彩汇合在一起，随风飘荡而去。侧耳细听，还可以听到隐隐不断传来的锻锤“喘息”声，似乎觉得大地被震得瑟瑟抖动。偶一抬头，她又看到在铁塔、烟囱和厂房的后面，有耀眼的红光在闪烁，时明时暗，非常壮观——凭经验她立即断定，这是钢水出炉时炫射的钢光和迸发的钢花所构成的奇景。这是萧奇心目中最美的景象。就是迷上了这个景象，她才报考了大学的冶金系；也是为了追求它，她才志愿来到这远离故土和亲人的塞北边城。

横在她面前的，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厂房，它像个大“屏风”似的矗立在工厂的最前端。厂房上下，是浑然一体的玻璃钢窗，远远看去，隐约可以瞅见厂房内影影绰绰的巨型机器，听见阵阵轰响的马达声，说明这些机器正在运行中。这是一种钢铁奏鸣的现代主旋律，是生活中庄严的美，也是萧奇早已心向往之的图景。

在这座大屏风式的厂房最高层的红色钢窗上，高悬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牌上印着十九个大红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大跃进”年代硕果仅存的“遗迹”了。看见它不由又令人揭开那荒唐年月的畸形记忆之幕：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抓麻雀、大放高产卫星以及亩产十万斤粮的神话……但是，不管那场大闹剧是如何以亿万人的血汗白白流淌而告终的，而这十九个字在当时所唤起的人们那种不可遏止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却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要求改天换地、摘掉贫穷落后帽子的非凡气概和巨大潜力。因此，萧奇尽管对“大跃进”违反科学规律的种种愚蠢做法极为反感，

但对这十九个字所构成的新的“词组”，始终保持着苦涩的亲切之情。她常想：如果当年不是仅仅凭个人主观意志随意挫伤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任意挥霍亿万中国人廉价的汗水，那么，这个新的“词组”的外在含义，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弥足珍贵的。

望着面前工厂宏伟的场景和高悬着的那排遒劲挺拔的大标语，萧奇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沉思良久，她转过身来。一抬头，突然发现离她不远的地方，伫立着一位青年男子，他也正神情肃然地凝视着厂房上的那幅大标语。西下的夕阳照在他的身上，为他那高大的身躯镀上一层光晕，越发显得轮廓分明，体魄伟岸，呈现出男性所特有的迷人风采。未假思索，她一下子便认出此人来了——在今天迎新会上代表新职工发言的那个周向明。他现在来到这里做什么呢？瞬间，不知为什么，她的的心脏竟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

他似乎没有看见她。是有心，还是无意？

萧奇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她不是一向很引人注目吗？

她想马上转身走开，以表示她对他的“冷遇”一种心理上的抗议。可是，此时她的双脚怎么也迈不动了，反而，身后像是有人用手推她一把似的，她竟跨向周向明面前，主动地招呼道：

“您好！”同时伸出了右手，“认识一下好吗？我叫萧奇。”她又自报了家门，脸颊觉得热辣辣的。

只见对方微微一怔。是装出来的还是真情的流露？不过，他很快就把脸转过来，略有点拘谨地握住了萧奇的手，拘谨中还略带带有一点儿男性的矜持，说：

“你好，我叫周向明。”

“我已经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了，”萧奇含笑说。经过瞬间的自我调整，态度变得洒脱自如，而且还恰如其分地含有不卑不亢的分寸——在这方面，她是很会掌握“适度”这个艺术的。

“噢？”周向明似乎有点儿惊讶，但又不无高兴之情。萧奇从那抖动的浓眉下猛地一亮的眼波中，已经感觉到了。

“在上午的迎新会上，我已经荣幸地聆听了阁下精彩的演说。”萧

奇又继续笑着说，话里带有些许雅谑的称赞，但丝毫不让人感觉出是那种讨厌的恭维。

“过奖了！”周向明笑了，像孩子般的天真；嘴唇两边牵动两根刚毅的纹路，“听说你是老‘北洋’的？”他迅速把语气一转，友好地反问道。

“噢？”萧奇倒有些真的惊讶了，“您是怎么知道的？”她问。

不过，他却笑而未答，只是有兴趣地望着她，望得她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现在叫天津大学。”萧奇故意在纠正他。

“这个我知道，”周向明仍然笑意盈面，“天津大学的前身不就是老北洋大学吗？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比我们‘清华’的资格还老呢！”周向明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尊重对方的口吻，态度是真诚的，无丝毫讨好之嫌。

周向明所说的确是事实：在解放初期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之前，天津大学就是著名的北洋大学。但是，萧奇却不愿多谈此事。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使广大知识分子无辜获罪的运动中，天津大学的校园里，曾有数百名师生由于要求恢复北洋大学的校名，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从此，人们不仅谈“北洋”色变，而且连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四个字，此后也从“天大”师生的心中抹掉了，剩下的是无法消除的心有余悸。作为一九五七年入学的大学生，萧奇也被这无所不在的余悸所“感染”，从不愿议论这个令人不快并唤起人痛苦的话题。谁知今天周向明却意外地挑起这个话题，她此时当然仍旧不愿议论它。可是，又使萧奇感到奇怪的是，周向明怎么知道自己来历的呢？因而，她又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北洋’的？”不知不觉中把“您”换成“你”了。

“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那样的……那样的……引人注目。”周向明琢磨半天才找到这个词儿。不过，说过之后，他自己竟先笑了，笑得很真诚、很坦率。

“真讨厌！”萧奇在心里骂了一句。看来，她现在又成为人们注目